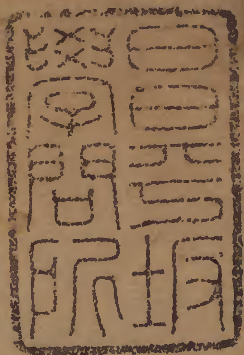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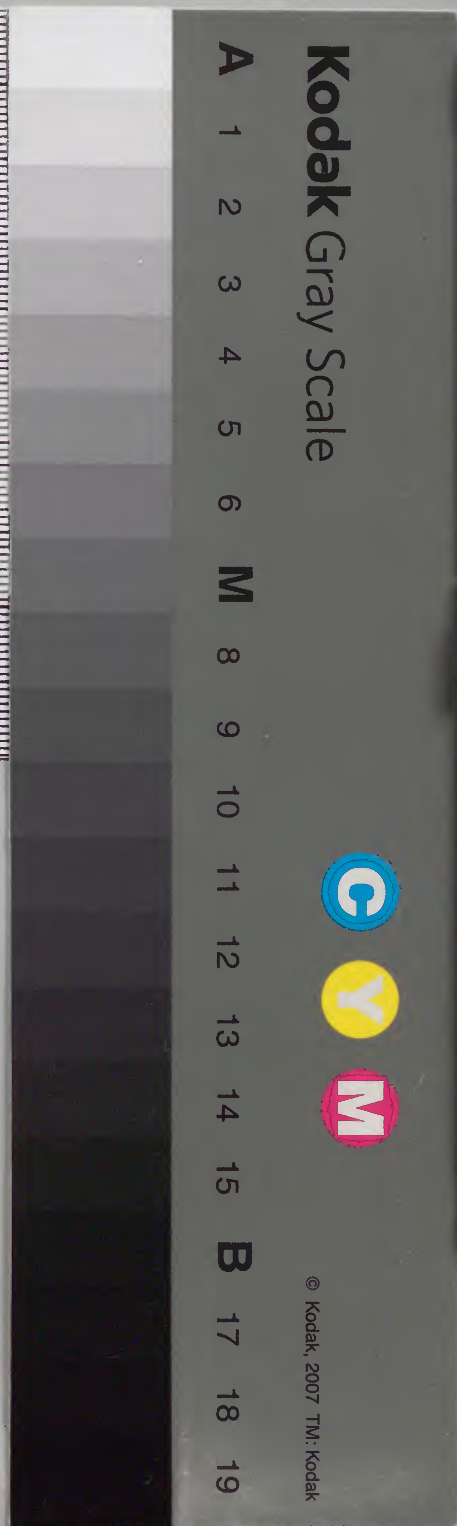
定山集 五六



漢書門			
一〇三七七	七	五	七
號	函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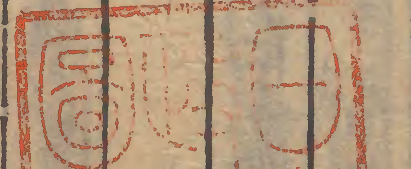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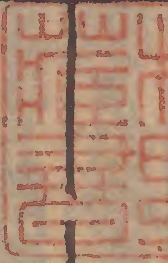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三	七	七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77	
冊數	5 (3)		
函號	316	136	



定山先生集卷之五

淺草文庫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常道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者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山同刊

七言律詩

送親友弓大方會試用大司寇張老先生韻

數峯酣枕華山窓世事乾坤已乞降到我白雲
麻屨幾共君玄碧酒盃雙賢人道本芸香閣漁

者天頽白鷺江消息杏花春萬里殿元明日在
吾邦

無逸子 二首

驅馳百聖無遺力此老平生亦健哉上古羲圖
今獨玩壯年周夢老還來百千萬古天流轉三
十六宮春蕩開肯信定山痴老子兀如泥塑坐
高齋

萬古能教白髮新聖賢何限此中頻心齋自得
顏真樂恭已何為舜亦人動盪風雷還日月閑
藏天地却星辰莫言此意誰知否輸與江門老

死身

生挽史孟哲

儵哉殤子真千歲遐矣彭篋只頃時太始未
吾有我乾坤却盡子無誰達隨螻蟻烏鳶食謬
許雞虱蛭伏知識得邵家元會了也誰呼酒為
天痴

和老痴

乾坤從子聊相問看到梅花也妙哉此數却從
何處起老夫親見伏羲來有言已便妨談道無
物何由更惹埃獨有痴翁知我意閑隨殘雪共

西齋

與懷玉三宿官舍和韻

誰見霜威不可涯麻衣也許就賓階公如司馬
今還有我豈堯夫也一來明月梅花三夜坐小
窓書卷兩人開或行或止皆吾道說與傍人莫
浪猜

懷玉送至龍江舟中而別用韻

三夜攤書共燭花先生高興尚難拿還騎烏府
青驄馬來送龍江老釣槎水鳥野懷雖決去雲
龍深望本無涯何人更有相思意不到長安御

史家

白沙答叔亨御史有此語
余借答懷玉亦有為也

吊易羽士姜守一二首

一鶴西來瘦有餘每將生死問何如幾回見我
扶還拜兩月來書病不除枕上希夷千古夢手
中莊子十年書人間若果神仙有願候新江舊
草廬

白雲丹室坐霏微生計那知與夢非鏡裏白頭
誰再黑人間病鶴本難肥題詩巖好書頻到止
宿寮成願卻違世道交情終一痛秋山老泪許
誰揮

皇都盛覽

一個長叢樹木瓢山人也許看

天朝希夷在古雖辭末巢父而今却拜堯此日

聖君賢相出京師十雨五風調明朝得見

朝廷治歸去山中睡益牢

林泉詩卷

誰能一日忘天下高枕青山白髮深鳳鳥河圖

終此夢白雲流水亦何心明良契合從天地孔

孟行藏自古今俯仰百年供抱膝不須閑起卧

龍吟

唐莊別業

買斷乾坤萬頃煙土床明月枕書眠天分皇極

三千運我領烟霞一百年流水空山圍草屋小

車白帽戴青天也應悞得程夫子堯舜浮雲過

眼前

挽容彦昭

墓中誰打彦昭碑墓誌白沙所作老泪西風可

盡垂敢向青天呼此友不知白髮長何誰壽止

四九京夜路書難到萬里江門我自遲請江門

會白沙彦昭宿約也多少交情言不盡長江留寫哭君詩

寄白沙

一夜風雷喧海角先生方枕曲肱眠蟬蚋大樹
人徒撼太華中峯自不偏豈有醜人如叔子莫
將朋黨論伊川廬山絕頂真無有請看公來屋
數椽先生去歲除夕有曰明年此夕公何處好在廬山崑上層故促其來也

東圃為胥江范能用乃翁作

不墮人間醉夢中此身誰道是懸空何人敢垂
胥江水白首今看范老翁人物古今還幾個風
光天地本無窮我詩莫道無差別處無殊於
本同

答周天慶用韻

夢中換骨紫陽巔又是人間五百年江北人無
今孔子句容君是大邗仙武夷白首扶筇坐太
華青天枕石眠傍柳隨花通幾日可忘携手過
前川

蜀山草堂為沈月作東坡舊堂址也元為
獨山東坡去犬為蜀今從之

誰許入龍萬古真草堂還作一番新東坡老黯
真何物太白如來又後身自古山雖曾有犬後
來秦亦豈無人公墩我屋休相較滄海看飛白

日塵

丁大尹在顧定山夜話

何許書來識姓名遊心樓在白沙城平生自信
陳夫子此日真逢尹彥明病眼一燈三鼓坐斯
文四海幾人情與君多少難言話一夜千莖白
髮生

休寧汪進士在顧定山有詩和之

留君五日溪雲坐共看溪雲且莫歸詩思兩人
秋澹澹老懷連夜雨霏霏菊還戀節移盆瘦蟬
略經霜送酒肥倘肯重來須記取桃花流水只

柴扉

送張閻寇老先生

劍氣誰消魍魎疑逢人不恨十年遲名從天下
兒童識清有江門處士知烟水釣徒應我是
朝廷元老舍公誰奮飛無限相随意祇是雲霄
病翼垂

修縣誌新江書院作

老子頽然病一齋今年誰遣著書來史官天上
無名姓縣誌山中作總裁大筆總煩諸彥俊白
頭高坐老迂才逢人莫訝書成否萬古群經萬

古埃

壽素庵母

未信扶輿自有身三年此日報誰頻肯無天下
尋常計何止人間八十親朝箇南山惟此母陳
嬰虞舜豈他人題詩許刻堂前石萱草花開十
萬春

一葦為蘭雪翁作

如此江山如此翁一瓢無始亦無終偶忘南北
東西處自泊清虛一大中老鶴夢回驚白日片
帆天闊掛光風我家亦住逍遙國萬里虛舟月

滿蓬

滄江吏隱

巢許伊周無彼此江湖何處不堪居人雖世網
埋頭處天在先生放酒餘蕉鹿豈知身亦夢濠
梁吾恐子皆魚眼前識得無窮趣一點浮雲只
太虛

挽侶處士

老看身世等浮漚還與乾坤造化遊海岱白雲
聊自曉魯山明月為誰秋百年先友空碑記一
代高人只土丘索莫新莊何限恨開門紅葉滿

書樓

與太虛覺天二禪僧

覺公儀度人誰識昇也玄微我侶知石上相逢
松寺晚天涯留別草亭詩青山作伴誰當主白
首同心想未遲我有冠巾俱在此魯齊何恨不
同時

霜嵯洞天追和羅一峯

萬古金牛老洞仙白頭黃鶴此青天羲皇風月
閒吟裏周易乾坤未畫前古石大書南岳叙虛
嵯橫閣武夷船可堪一灑千秋泪山自空青水

自溪

白沙先生至定山和韻

湖西不了曹溪約江北扁舟未肯閒多謝先生
真好夢白沙詩云莫言但果然此會不人間泊
詩云何時到江紫金丹好神仙過太極九空日
北此會非人間
月還但得晦翁同老此定山須作武夷山

病眼二首

天噴白眼陳叅政我輩山中白眼誰世事相乘
難兩得先生內照恐無虧殘書漢楚燈前壘草
閣江山霧裏詩一點明通終可藉濂溪夫子是

神醫

病眼今年病欲枯山中長弄藥壺蘆誰為龍腦
空青主我自丘明子夏徒世事豈須求黑白人
間到處只模糊故人莫恠程文炳不遣醫方到
老夫

寄吳憲之侍御二首

王節留詩老樹灘可能還憶釣魚竿相看雲水
無三舍不寄梅花又兩寒醉枕柳根容我睡諫
書天下為公看相思欲採芙蓉寄只恐江深水
冷難

老眼橋湖見使旌東風吹滿過江城人隨
山花舞春共前年御史行此老自堪邦國俊
吳元與淞江清腐儒不管人間事飽食能無愧
太平

驄馬朝天為戴元吉侍御作

行色秋江萬里深山中頻送馬蹄音諫行言聽
直諫事

主聖臣良是我心肯許巢由甘自老本知堯禹
在於今相逢莫恠題詩懶兩月頭風痛不禁
落葉秋霜送馬寒題詩迂蹇竟誰干

定山集卷五 九
聖朝海內長無慮野老山中睡亦安御史祇今
為寄重諫垣從古盡言難明朝或有垂衣論願
與山中拭目看

壽陳天益乃翁

輸贏不作人間夢老氣平生亦頗豪醉裏江山
憑酒琰眼前金紫付兒曹閑隨白日漁舟過老
放青天柱杖高我亦何時同草屋飛來峰頂看
江濤

送劉叅政之陝西

河山萬里陝西東此地曾分與召公

聖世祇今須此老天心自古托疲癯太平經濟
俱分付異代人才自不窮笑我生逢堯與舜却
將衰病作漁翁

和蔣侍御中秋賞月詩

廣寒何處渺層霄翹首無言思轉寥仙兔有情
憐老病桂花無艷托誰嬌天心自古圓還缺世
事隨潮長復消欲把霓裳聽一曲人間天上不
勝遙

挽

蒼天水月許孤襟不遣青山白髮深障麴幾年

猶我眼折衡千古更誰心浮雲世事愁難昨流水長江哭至今欲擬招魂歌竟短夕陽秋樹冷空岑

梅溪草亭爲新昌胡處士賦東川舅也

夢中天姥鰲峰幾不到梅溪小小園徐氏外甥今偶見舅家風槩頗能言萬峰明月長三瓊十里梅花可一軒老我漁舟他日路不知可許進
桃源

登定山和光言一首

萬事人間偶喚醒數椽我屋傍秋藤醉眠老石

三千又知在青天第幾層望外虛名何我敢眼前門戶是君撐十年面壁收心坐祇好平生去一矜

我山只有我乾坤光嶽今看乃謂尊何更太山何更華是誰祖父是誰孫源深豈覺人難到溪晚聊知月可捫幾處只堪狂老子年年牛背舞斜曛

閑叟爲梅溪胡處士賦和光嶽

聖主狂奴自古容溪山此意便無窮誰知宇宙千年病我與先生一樣風越水以東惟刻曲子

元山集卷五
陵而下幾漁翁閑忙莫問今誰是時止時行道
只同

送郭子昇同年和韻

姓名久接青雲後江海相逢白髮前
夢裏浮雲那自定眼中龍馬竟誰鮮
五千書卷吾甘老三
百英豪子最賢萬里江西臨別酒一杯何日更
同年

寄奉宗伯一夔謝先生

憑
南京分手各西東一紙書來十載中
皂蓋與公

聖主青山老我任蒼穹
乾坤萬事人難定朋友
交情道與同獨坐五湖無一語
滿灘明月伴漁翁

雪晴

老脚長河已斷冰
忻然簷日偶東升
陽和果得真相愛
殘雪支吾自不能
眼底梅花俱笑笑
馬頭山氣各騰騰
明朝便有扶筇計
何處西華第一層

養思堂

肝肺

君恩已四方此身天地可容忘百年存沒真吾事萬古綱常只此堂涕泪總深收豈易班衣未破舞須長可知本分無窮意大舜曾參孝子常

為南海何孝子作

誰將罔極報能深萬里尋詩到卧林滄海白頭雖此老人間孝子是何心道須在我光前後人有何言賴古今安得古人參與舜每憑天地共吾襟

文太僕之京過定山言別詩以贈之 二首

下馬相辭坐釣簑

君恩極口又鸞坡蒼天臣子吾誰者白首溪
病獨何自古行藏雖有道太平田野豈無歌
才總萬區區輩簡拔如公更可多
一笑曾蒙舊雨知相留今果得吾師平生師學
心徒切老去凡庸拜悔遲燈火定山聊我榻草
鞋天目更何時白頭但恐還相弃寫在溪雲贈
別詩

與孤鶴翁夜坐活水草亭

溪雲把手共幽清酒醒香茶罷復傾可了百千
餘柄話豈朦三十五年情月明草閣看橫榻風

在山樓送打更却憶白頭王處士幾時同此共
鷗盟

南山為滁陽傅翁作

雲水芒鞋不放勞半林秋占子綿袍肯誰眼孔
無窮在見此人間一個高西華有人徒費賣北
征無句敢言豪可知萬古蒼峰頂更有青天屬
我曹

周禮過江為余作假山成謝之詩

秋山老癢欲誰搔又為西厓過晚潮活水源頭
空點綴天峰閣下見岩岩道心我

意公如盛子昭會把乾坤拳一石不將真假到
山樵

焚黃卷

風燈何自許堪憐容有人間萬古緣晝夜死生
真此夢乾坤竹帛果誰賢百年儘了觀貞意兩
誥初收斷髮天老坐枯松扳哭盡留詩吾獨愧
三遷

九日同吳獻臣登定山高

登高不把病中休笑插黃花各滿頭醉倒酒杯
還不放也知明府亦風流斯文幾處能今日山

寺他年說此遊但恨老衰詩力減絕無一句侶

羅浮

時獻臣出示白
沙先生詩集

送衡州龐檢校之官袁州都事

浪蕩分宜眼又開題詩何許是蓬萊石鍾蘇李
雖天與南岳朱張已袖來天馬有空馭放馬
楠無地莫悲材老狂也直無憑據吟爛沙頭月
一臺

方景瞻還南城借松厓韻

四海無家更說家且將行止問江霞知君脚力
嘗應遍老我頭風痛愈加萬事到頭終外物孤
舟何處不天涯故園到日重陽近莫向尊前
菊花

送高大用進士放回

禮記餘姚世絕高君還禮記冠餘姚才名不忝
真如此鴈塔誰能久寂寥天地
聖恩吾不死臯夔相業子應豪明良正此賡歌
日莫向青山濫濁醪

送王提學之大理寺丞二首

黃紙東來

命亦新恩光流動滿秋旻萬年天地真逢

主。一代明良實有人。何處斯文能此際。誰家挺
李偁公春白頭。莫道終忘世。夜夜山中夢
紫宸

薦剡群公一尺中也。勞牘尾着漁翁淹留歲月
真非錯。老病山林自合窮。自古冠誰無貢禹近
來香只爲南豐。別離欲寫無窮意。都在青天幾
斷鴻

獻臣明府枉顧定山。去年自嶺海至。今年
自京師至此。意此情何可當也。於其別去
詩以送之

嶺海來過不作難。一年一度問漁竿。黃花病裏
雖真愛。朽木山中豈足看。今古短檠閑對酒。江
山晴雪此憑闌。殷勤欲了相酬意。折盡梅花贈
馬鞍

蕪美堂爲劉祠部作

人間報答可虛徐。大扁高堂意有餘。今古書香
誰父子。乾坤盛事幾熊魚。百年
恩寵雖無比。三代忠良更可書。此境倘能真了
了。天高海闊仲尼居

書吳親十詠卷後

周益深恩本昊天此心為報亦何緣
膽肝欲儘無涯吐精衛那知不可填
何地挂塗無大記向來歌哭且伊川
倘看割割昌黎說稻錦人間更孰賢

徽州方純吉枉顧定山有詩和之

溪雲真愧此衫長老去山中百事荒
貧叟略無他敬客山中惟有一焚香
詩人本自方干後賢者還生仲晦鄉
明日碧梧陪坐處便將留鳳扁茆堂

壽章太守乃翁

人間萬事果蒼天既與人

褒恩又與年自比篋鏗無別語老知茂叔本誰賢
民心冬日黃堂裏杖屨春風白髮前此壽此封那止此
千年東海一神仙

寄元敬性夫

性夫論別與詩辭元敬山中亦寄詩病老虛名何足齒
二公高誼可從知經書在古直糟粕義理人間自繭絲
撥盡寒鑪煨栗火不勝相憶弄殘卮

茲節堂為方節婦作

人間節婦共稱賢一死當時肯自憐此念無窮
真白日遺孤何累不蒼天門衰祚薄家殘後海
闊江深晝哭前萬古綱常聊自許不知旌表減
何年節婦不肯以減
年而得旌表

答番陽丘太守

槿花池上果誰栽公有槿花遶屋開官是往年
還俗做仙從何處脫胎來風花老去何書卷烟
水間來祇釣臺莫恠寄書狂不答本無言說更
誰猜

南海梁宗烈枉顧定山有詩和之二首

何處芒鞋步欲穿幾錢還上過江船戴將笠影
江門上來照溪雲活水邊古器看來元自別新
詩拈出盡堪傳青山可到南川外更結斯人萬
古緣

穹蒼萬事豈難知閑與溪雲一笑之

聖世我慚非稷契華山天賣與希夷尊堯有頌
真容拜註易無言每過願活水遶家都是酒客
來閑共兩三卮

答志學員外

短札新詩每寄將廟堂何意也茆堂雖看此老

深相愛自覺樵夫不敢當流水行雲無固必青
山粉署有行葢山籬莫歎無緣到細雨年年老
菊香

送介卿主事

一歲柴門為幾開老將何處答高懷每尋竹底
泉聲坐不喝松間道子來歲月堂堂吾病叟乾
坤的的子清才英年如此人如此萬古他時肯
易猜未作李卿滕子如相問籬底黃花只舊日栽
蓋無簡滕李二公以公為二公之代其不
敢忘情於
舊知也

送冒地官出守武昌

子求賢牧天派先生在武昌萬古不

真傑史中可愛獨循良定知明日湖湘野人

快青天觀鳳凰

浴香泉和韻一首

湧湧真源混一方孰知根底自陰陽間纔握髮
知非旦老却銘盤欲愧湯千古吾身誰疥癬一
杯此水漫疏黃月明浴罷歸來晚春已氣氤氳
八荒

流出青天月此方一泓滾滾一春陽人傳蘇子

門冬酒天作江門附子湯投足豈能忘浣濯置
身端未判玄黃也知地勝因人勝并滌何論到
寺荒

敷山書院

千年糟粕幾兒童燈火山堂夜夜紅世道不知
文字下心傳豈在蠹魚中難嗟此學全無術肯
沒人間寸補功我問敷山今主者誰家庭草白
春風

寄姜惟貞太守

釣竿乘老問東風千里鷗波更向東閑坐
曾侶我便雖張翰不如公江聲海色留孤艇月
影湖光弄兩翁却憶西涯今學士廿年無信托
歸鴻

答主敬少叅

風漢痴人果是痴人間此謎豈無疑夢中說夢
元非夢詩外求詩自一詩周茂叔圈無極後邵
堯夫弄一丸時白頭豈有圓融妙深謝西邕少
伯知

雪中和允崇 五首

梅花香影正匆匆下馬勞君活水東雪片不愁

如席大主人惟怕酒杯空興非安道真能盡詩
豈微之所得工今此可堪成故事太丘翁又定
山翁

我有何能敢屈尊也勞雲水下柴門溪亭此樂
雖堪賞薄酒山瓶也自溫雪月滿前都若此乾
坤今果欲何言無端點盡天幾妙千古詩家一
字恩

滁陽殘日在歸驂更莽天峯半問結菴吾子溪山
元有味老夫天地只迂談尋常有酒君須盡如
此無詩雪亦慙眼底梅花更何處不尋山店

溪

溪山何必畫羸驂活水痴人不出菴雪月風花
間自弄陰陽竒耦共誰談無言自得玄天妙有
畫還成賣兔慚到此此溪終可語得朋真是在
東南

連陰不出果無驂只也蒙頭破草庵獨把一杯
看雪坐便知終日與天談擁殘敗絮貧忘累和
每無詩老不慚笑我不留門戶在龜山立處是
河南

雪中和趙地官 三首

六出人閒管去留自須尋樂不須愁許誰太極
圈中妙不向梅花雪裏求到處江山真樂土此
身天地只虛舟也知清透詩家被富貴都忘說
夢州

人間萬事是天留元本無愁可浪愁閉戶總非

顏氏懶執鞭真豈仲尼求對局兩陳敲凍子歸

簑一臬卧漁舟明朝有興還堪至莫問青州與

趙州

青州酒趙州茶也
兩陳以德允崇也

尊酒真勞半日留風花開眼欲誰愁人逢此雪

誰能厭詩到今朝豈用求君總觀梅如玩易我

歸騎馬侶乘舟年豐敢自山中拜直北遙看是

帝州

答允崇二首

江山隨處便堪留何物公眉肯上愁天地此杯

那可失古今同氣自相求晚峰殘雪詩都畫暖

日晴江客有舟開卷英風高格在二公元不數

蘇州

允崇欲待
雪渡江

霸橋驢子是誰驂不信詩成活水菴人有伏羲

還我否天將坤卦與公談一幾未泄梅先露萬

里交輝月不慚天地斷分南與北如何看北自

成南

東坡雪詩善用險韻王介甫趙昌谷諸老
和之皆以為不可及余因其言遂戲和之

四首

萬物乾坤都自在莫將詩律鬪精嚴一陰有片
皆成六天味無窮不在鹽貧老但惟畏拙火北
風徒自撼茆簷新晴又與新詩約忽露西山十
二尖
人間道眼留真妙雪令相看一果巖萬里江山
無色界一團天地水晶鹽梅花野店藏詩句

馬西山閣帽從往日獨思朱仲晦朗吟飛下
融尖

四時佳興皆堪出白帽光風映小車萬古乾坤
留卦畫一年消息到梅花門墻峻地伊川學雪
月高天邵子家開眼天幾無不是有人詩句只
魚義

讀書懶對西窓坐糟粕回看亦五車自古無言
知本靜人間有眼識空花天非個者難言妙詩
笑東坡也作家幾夜蒙頭漁艇子騰騰睡倒月
溪義

和石洞僧二首

花樣還真有別傳一花開更一花鮮大音本只
無聲妙老局能誰一著先到處痴人堪說夢人
間痘子最能言年來人我都忘却不管誰為後
與前

何處圓融是的傳本無奄處本無鮮我生太極
纔分後誰見乾坤未闢先果老晦翁元不偶定
山石洞豈徒言鷲峰百尺竿頭上又舞溪雲大
雪前

送廷貴通政侍親

何處鹽山此故林青天開眼白雲深有
君理固難言去無母臣誰得至今一代明良終
我念百年忠孝是公心顯揚要識乾坤妙萬古
皇夔萬古參

與李敬熙七首

細月有輿病坐遲相逢連夜幾相思欲將老眼
號天泪痛灑秋江教子詩秋江賦雁號秋
虎狼尼父嘆中華男子邵雍痴喜音日望簷前
報先有山家凍鵲知

多承携拜令翁前一尺長眉八十年忽憶老親

埋土壤可勝血泪漲青天百年欲死成吾恨千
古何心累子賢每望聰明長不及此懷還莫老
夫偏

千言萬語在溪橋逆耳深知老舌饒自覺此天
無半寸欲將何處動分毫綱常父子誰甘滅斧
鉞春秋敢自逃以我舊從親黨後得忘天地幾
長號

五世堂前忍泪過誰知微泣變滂沱傷心萬古
明朝緩指眼三綱半月多縱不尋常吾輩改其
如天性自家何若將他日尋慈孝遺臭流芳耿

不磨

傷心泣涕否還真只把謊謊瀝膽頻鷹隼鸞鳥
都在我曾參大舜亦何人但知天下難為子豈
有人間不是親倘肯幡然慈報後拜公千拜拜
蒼旻

子道誰卑父道尊可將定位問乾坤人言莫謂
何須卹天鑒還知略未昏千古是非良自我人
間禍福恐無門老泉明論公會讀但識雷霆亦
理存

百拜焚香不隔簾青天只尺單茆簷老親念苦

慈還在

聖主恩寬律頗嚴得罪舉凡皆可禱
襟著除此欲何占千莖老髮垂添白
幾夜因君白更添

強通致仕

草閣傳詩還再拜一江其柰老懷何
先生此去真休早賤子平生是病多
天地幸逢今

聖主江山誰肯戀漁蓑老臣要儘深
山睡肯忘明良萬古歌

題馬秋官謫判廬州卷

朝躋

廊廟莫山州南國衣冠得壯遊郡郭
荒寒雖此謫

天王明聖是臣尤焚香有閣終朝閉
失馬無心萬事休豈有賜環今尚早
乾坤何處不天留

廬墓卷為惟則軒賦

廬墓聖賢中道否而今廬墓却稱公
百年自盡親喪裏萬事還堪義起中
此論宰予言果謬當年子貢意何窮
平生大記成虛讀敢向人前說異同

雙挽卷為李都憲題

一與江亭坐月高浣靈風氣盪吾曹江山不管
論何自天地安能見此豪磊磊教終程與丁堂
堂天果稷還臯千年留得傳家在不但
天恩老豸袍

一樂堂爲何都憲作

往年重慶拜詩遲一樂而今更許詩厚積何人
真自管皇天老眼更誰欺平生讀易義親見終
日焚香邵亦知俯仰不須呼孟子本無愧作是
壽師

吳宗道醫已入神品張旭草書宜僚弄丸

非誑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在宗道
以謝之

醫國堂堂到幾豪向人說夢本徒勞名家大手
公真妙此日天峯眼更高草聖百年元醉旭弄
丸千古只宜僚老懷天下都無恙願與人入拜
聖堯

六合別俞邦誠

孤舟一雨帶秋開何處弓旌萬里來已分深山
甘朽木豈知
優詔起非才人間百事添霜鬢老去虛名愧釣

定山集卷五
臺把手欲將離別句不勝千古送秋懷

高郵王鴻漸母挽詩

一夢詩豪不自由短蓬疎雨問高郵
每將斷髮憑誰氏果見移家在少遊
萬里升堂空再拜百年開眼信浮漚
佳兒楓落吳江泪一灑西風萬古秋

過淮

渺渺秋風送客懷醉擡老眼看金臺
三千里路今猶在二十年來此度淮
天地豈勝容俯仰聖恩何處答涓埃
邳徐幾點飛鴻外文長秋帆

帶雨開

房村將至呂梁用前韻

湊泱無窮放此懷人間著處有高臺
病隨山水還欹枕老愧風花又過淮
幾句自家真意思滿船書冊古塵埃
雲山圈出洪頭路一幅分明太極開

過徐

上洪亂石總煙汀滿爲徐州欲小停
一代乾坤今險固千年楚漢舊襟形
問人燕子渾非昔遺墨東坡尚有亭
向晚移舟初入沛不勝回首亂

山青

和叔毅

北山一夢可忘君不道移文更有文到處河山
終與點人間富貴本浮雲
朝廷禮義真三代治世人才自幾分閑倚柁樓
無限意白頭詩句滿秋曛

柁源寄家書

秋風莽莽問何如兩月長淮更望徐幾處客懷
憑酒殘不勝兒女又家書無程不急趨
君命有夢空歸到草廬安得

聖恩憐老病青山還我舊樵漁

兗州逢白顯

小繫朝

天萬里舟豈勝懷抱在西周老忻吾道逢知己
天送先生到兗州旅館添杯更短燭莫林隨興
寄深秋白頭又作明朝別多少行藏醉倚樓

曲阜道中

岐路周回午日光萬叢紅棗萬家桑自知白首
觀吾道何夢今朝入聖鄉天下幾家還孔廟眼
中數仞忽宮墻可能尋得源頭水洙泗無窮一

派長

謁孔廟

萬里乾坤萬水東
偶從廟貌得瞻崇
六經比學千年外
萬古心香一瓣中
自有此天人不夜
雖無壇樹杏長紅
何人主靜濂溪後
不到門墻自聖功

許季升都憲父母輓

江山何許問天開
生却能榮死却哀
河朔精英終萬古
太行天地幾幽臺
眼中許把英豪論
天下誰無父母來
我識偉人真間出
韓公雅量

公才

挽許舉人季升子也

鼎乎何可論為蓋柱也
焉能夢作車邢子
秋風雖宕蕩顏淵八十
豈乘除珊瑚水底真成
脆天馬人間得久居
哭爾豈徒今折桂
千年老泪欲橫裾

濟寧舟中二首

長安渺渺送歸鴻
詰曲舟行樹靄中
能走豈如閑睡穩
老年爭與壯年同
滿將海氣供詩興
難把荷衣犯北風
安得

聖恩憐老病江湖滿地著漁翁

不管青天問去鴻百年都只此杯中千家小聚
村村暝萬里河流岼岼同遠樹入河留返照布
帆隨力飽西風南來北往奔波地留與兒童笑
老翁

東昌舟中 二首

萬里江湖數起居乾坤歷歷過青徐得風水遠
孤帆外牽月河長百丈餘俗債可容還醉筆老
魔猶與戰殘書可知酒興今多少自點秋灘問
買魚

何地江山不可居風光滿眼已非徐王程筭路
三千外老病趨

朝五十餘北闕到應還幾日南船來即問家書
子陵灘水蘆花月猶憶秋江舊釣魚

舟中 二首

莫靄千家望欲平風光著處有詩情秋燈小榻
留孤艇踈雨寒城打二更石自隔河分別界人
將望驛問何程同行我亦朝

天容兩鬢羞看雪亂明

百年高興未全平在處風花在處情老夢到家

還萬里小詩歆枕欲三更詔承
君命羞吾駕驛送官船愧客程曙色滿河船盡
發隔波天映海霞明

憲副陳瑞卿乃兄哀挽

霜臺共雨醉臨清許為難兄打墓銘老泪遺碑
空自灑蒼天豪傑偶虛生諸公斗印皆懸肘此
老何誰託請纓他日我來尋八陣敢題諸葛與
新塋

直沽二首

乾坤何地許孤襟夕雨霏霏島樹陰時止時行

吾病在潮來潮去海門深魚鹽自足民居利本
走全非老去心白首偶同劉憲副小樓春色醉

豪吟謂西涯侍郎也

匆匆光景到香醪萬里天涯兩鬢毛北海風回
帆腹飽長河霜冷岼痕高寒城歛霧山俱出老
句橫秋氣亦豪拱北樓高滄海近夕陽闌檻倚
秋濤

客中九日

九日去年籬底醉今年九日是他鄉深秋萬里
孤舟遠心事無端白髮長老鴈自隨洲渚去黃

花不減故園香
孟嘉雖老烏紗在
留舞東歸舊草堂

蔡村

孤舟遠水入潺湲
眼見河流又一灣
萬里小舟連夜發
幾灘秋水白鷗閑
淺深雨亂移篙地
西北秋連出塞山
問訊京師還幾驛
不勝清夢五雲間

宿白家川

淺灘還離寸膠前
稍稍頻催上水牽
偶到人家多處夜
遠隨明月各灣船
客非逆旅愁難到
合隣燈醉不眠向
曉聽鷄還亂發
欲將行止問河烟

送冒廷和主事

年才十六已香名
可畏真當拜後生
活水幾年頻夢寐
揚州前日是豪英
秋官主事雖南部
聖世金陵共一京
短句殷勤還把酒
午門殘雪醉都城

送黃文敷之青州司訓

醉漁留艇白蘋秋
一笑京師更白頭
到處江山容物論
百年天地任虛舟
贈行極厚詩無句
處

世虛名酒在甌天與行藏終自定可須相憶在
青州

壽奚侍郎

布衣文字得交逢偶到深山豸繡時一笑人間
真此夢百年雙壽又公詩為郎有子同曹念再
拜升堂兩鬢絲二十八年猶爾耳浮雲千古亦
堪知

送楊明府

高平渺渺隔燕關山路寒風在客顏何處花封
今此老兩年千古一崑山東南才力民初起西

北

朝廷意肯開明日疲殘安已竟中朝禮樂待君
還

上西涯先塚和程學士

肯將藜杖負康強採藥尋詩每日忙龐老儘容
吾拜晚瀧岡真托此碑長高名豈更垂今日厚
德何漸蓋一鄉墓木我來今漸拱可勝哀泪到
淋浪

登元故城和程學士

人間萬事只陰陽草樹空城果自荒夷夏君臣

定山集卷五
天地老春秋正統古今長衣冠天沔腥膻穢胡虜人開傀儡場運到大明當

聖世九重宮闕正垂裳

靜庵為文輔乃翁作

花柳平生夢獨頻開軒終是廣東人悞來佛氏言相近看到濂溪派亦真無極乾坤心上肯古今文字眼中塵可知動靜俱堪定明道先生意更新

送夏黃門叅議湖南

正隨舟到楚都黃門風采動江湖行藏易對千年定湘水離騷半字無憂

國此民終一念忠

君萬里只嘉謨要知此去今明詔也到山中起病夫

壽祁侍御母

何處親賢是子賢老樵人拜廣西船江山不了劉因句賢孝初開邵子天有念寄衣慈母切無緣獻酒侍臣專可知忠孝無差別一日埋綸一壽筵

送景武主事奉使湖南

虛名肝膽更無疑
下馬金臺便與詩
絕學高山那此念
應魁敷五是吾師
眼中人物公何去
病裏行藏我自知
萬里輕舟真莫問
空江殘雪寄書遲

寄時暘都憲 二首

兩接東南使者音
不勝回首動孤吟
朝廷大義臣何切
陽羨青山夢亦深
雲水江湖東道主
乾坤禮樂萬年心
莫言一曲無窮調
流水高山別有琴

白頭夜夜是雲暘
老夢春來每自狂
分陝幾人終此老
邵公無樹不甘棠
書道老鴈聲隨北
心在天涯病在牀
安得相逢同一笑
大江東海倒離觴

寄東昌謝通府

曉來凍鵲每簷前
雖覺無書亦未嫌
老子京師貧故態
先生郡閣意何甜
三杯薄酒無窮計
幾載官居一味廉
白首相思他日夢
潛夫何處不吾潛

送楊地官之邊

回朝聞語策安邊也逐群公論子賢白首豈知
相識晚虛名先愧十年前此公國計三千萬邵
子文章二百年國賢先有叙贈公邊事為我亦
公處置歷歷甚有分曉
區區仁義外武侯充國更屯田

壽涂太守

南都里第許相連消息東西各杳然每恨相尋
無羽翼不能飛墮此翁前小詩京國逢諸子萬
里蒼天得老緣莫恠無書空遠壽一歌一字一
千年

壽孔母

憶昔留詩與壽鄉一年一度醉瓊漿偶從白
還朝日又向高堂盡此觴幾萬古今都傳舍
窮天地一滄桑平生更有鄉隣在略比諸公舞
意長

永思堂

半點元無分外千百年聊與鬢毛殘民彝在我
還誰泯精衛何時到海乾罔極恩深天地在人
間此念古今難白頭且與終身泪大舜曾參後
代看

和韻

白沙詩在卧愚亭萬古高人萬古馨何處有亭
長合在人間此夢豈該醒頽然白酒三杯盡只
麼西山數點青看到堯夫真意思無名公本是
無名

送別

城西寺裏一相逢痴倚門前別後松王氏我惟
尋子敬九江天與看芙蓉舟中人在三千路江
上詩成四百峰老子南還君正別幾聲離思送
朝鍾

榮壽

既與遐齡更與

封白頭堂上坐春風平生教子籠酬盡此日壽
天蓋已公萬古

恩隨黃紙下千年功在此杯中一官湏了無涯
分老母年光尚未窮

挽良貴郎中乃翁

何物人間不與同箕裘天地幾春風千年此夢
還誰覺一脉賢郎是老翁神禹伏羲今仲嘿老
泉孟子長蘇公誰知程珦功非小墓碣青天寫
未窮

挽林黃門父王府官

短簷踈雨晚成昏下馬何來正扣門哀挽一歌
尋老病麻衣雙泪灑乾坤恩還罔極他誰報詩
送江門愛亦存江門謂白沙也白沙嘗有詩贈黃門其冊尚在黃門欲求其詩
先以此觀鼓瑟可知空故迹顯揚何夢領
君恩

送張黃門出使便道拜母

喜承

君命下彤闈萬里親庭願不違進士

恩榮先拜母黃門官好况言歸乾坤楚越看頻

遠鄉井山川也共輝萬里可知吾分內成都
弩是還非

送程大尹之官鄗縣郇長史在義烏時門
人也

一書吾友自天涯歷歷諸公盡可誇夢裏煙霞
真肺腑塵中顏面各京華杯深旅館相留月雨
送孤舟別後花萬里衡陽何處是欲將離思過
長沙

喬節婦宗大希大祖母也 二首

晝哭黃河泪未乾人間此道本難言冰霜歲月

平生定天地綱常後代看從一無人知大易青
天有鐵鑄心肝我詩知更諸喬在風節能無到
不刊

未亡人却與誰同垢面如灰兩鬢蓬老泪吞聲
空白日落花已死在泥中此心百折終難改世
事浮雲總一空萬古綱常交婦女不勝搔首更
東風

與王先生某識其人於西涯處

何處相逢一語同李雁門下久知公京華客騎
紅塵裏蔬菜僧齋白飯中易數有傳聞邵學玉

先生入論邊功何時掃地門墻下白首休嫌病
老翁

與儲靜夫

一派濂溪自聖賢肯教庭草失直傳也誰此老
無窮意分付人心一個天明鏡非臺那拂拭空
中有月本虛圓可知作聖明朝了萬古還看是
自然

輓

儘却名公下士心秋官難弟更言深偶誰如此
看吾輩可見先生教子箴鴈塔慈恩前進士浙

江民瘼舊崇陰薤歌欲補傷心泪哀血能無下
滿襟

岳伯老妻貞淑配侍郎賢母太夫人下機斷髮

言雖切

贈典封恩報亦頻史傳古人收列女路碑賢行
點麒麟落花亦任斜陽裏不管東風片片春

拱北樓為劉憲副作

北門鎖鑰在燕東一鎮江山萬古雄臣子義惟
知本分此樓天或鑒吾忠衆星在斗随天左萬
水朝宗到海同白首向公留一語曲闌天闕晚

王湖州父母挽

萬里艱危病不扶肯將老泪灑窮途欲行千古
平生獨管有人間叛去無

贈死封生他歲月天經地義此師徒堂堂様子
成今古豈但曹南一丈夫

坤承此道且無窮筭理誰家欲與同辛苦斷機
人刀氏艱危舉按女高恭平生心膽應須竭死
後青天也自公移孝湖州推第一恭人豈止王
函中

紫誥褒封為王湖州作

都嘒明良本自開東南父母更誰才淮陽汲黯
寧終薄

天上褒書果自來萬里烟霄何俯仰此心天地
只消埃使君可把行當次畧與桑麻小屋猜

靜觀亭和南川二首

人間安樂果誰窩小占當湖十頃莎亭子青天
真自在道人言句亦平和儘堪今古無窮否老
柰鳶魚一笑何再拜我來還許竟蒲湖明月到
深坡

池亭一坐一成詩頗覺風光與醉宜小弄烟霞

雖此興儘貪花鳥亦吾私將誰點也真堪與前

我濂溪笑亦知多謝風花同與醉老狂何敢望

林沂沂工部主事莆田人嘗有詩靜觀亭

齋宿和韻二首

老隔垂簾病亦侵夢回西閣漏沉沉報酬

主上平生分對越青天此寸心布絮不温龕被

冷朝衣端坐燭花深相應郊祀寒仍在昨夜園

丘雪尚陰

青燈耿耿火逾紅數起披衣滴漏中寒雪小臣

聊此夜

至尊今晚尚齋宮尋常一敬吾心在自古南郊
大禮同每記他曹同寓宿白頭何夢更諸公

和西涯韻

二程夫子舊家風烏帽長髯大袖中畫格豈徒
今日似白頭元只此心同孤亭野竹叢叢瘦老
筆西涯字字工許可無邊他日意隨花傍柳各
溪東

定山先生集卷之六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常道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者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山同刊

序

滁州志序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
執中之詩歐陽脩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
琊一畫言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

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
奇絕可畫如環滁者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
脩者之爲守無蘇東坡曾子固滿執中者之爲
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滅
沒於荒煙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有其人則
凡山水之可畫者當磊磊自勝而不落莫於天
地間矣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
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
觀之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
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脩曾子固者文
果何哉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
之遇其眎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
伊洛之二程紫陽雲谷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
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古一大開闢天
地一大幾會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川與我
固欲各無恙也而駭雅餘談文章小技者惡足
以當此哉吾聞梅花五百銅狄三千將必有爲
環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
豈徒爲可畫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
是惟在乎精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畫筆

定山集卷一
以天而不以人其所以陶鑄乎天下者此其所
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
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以包容乎我而天
下萬世豈無具大隻眼者哉此又可與知者道
也今年夏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乃取
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何
例哉蓋知韋蘇歐滿不足以睨化筆之一毫而
拳拳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
爲一大畫軸也夫詩文之人以畫而爲畫工之
畫化筆以畫而爲天地聖賢之畫由是觀之則
環滁一畫果何畫哉書成命滁兩生劉鍾欽石
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爲請泉亦嘗有詩琅琊而
又以公爲滁賢守也遂不腆爲公一序

近思錄序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非不貴有言也
影響形迹而糟粕文字已落第二義矣而無言
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
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
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
也聖人不貴有言然亦卒不能無言者聖人不

能已也郢人運斤成風斲終日而鼻不傷九方
臯相馬得其神而驪黃牝牡有不顧得於心而
應之手取乎內而忘乎外雖父不能以傳子而
臣不能以告君非不傳以告也九方臯不可以
常得而郢人不能以常有也有則可以心傳可
以神會如其無也聖人安得以愬然哉有所蔽
者通不能忘有所迷者指不能忘故義文周孔
不能無六經孔曾思孟不能無四書濂洛關閩
不能無太極圖不能無通書無西銘無近思錄
譬之天地欲明也不能無日月星辰欲潤也不

能無江淮河漢人之欲聞見也不能無耳目口
鼻是皆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已爲隱得已而不
已爲聒聖人無隱無聒是以雖不貴有言亦不
能無言也懷王婁先生提學南畿以近思錄註
於建安葉采者不能無少魯魚乃命棠君周文
化以刻於棠將以教夫天下學者先生行視郡
邑每至定山必宿我卧林相與危坐三日而後
去先生之容與進退未嘗不鳶魚其間而凡所
以示臯者無非不言之教也臯雖不能默契萬
一然謂之無言則未始不知之矣先生以是教

之天下豈得已哉或曰先生非不得已者以無
言之教杲以有言教天下也杲曰是可以槩以
無言者非專於無言蓋以觀夫欲言以有言者
非專於有言蓋以待夫將欲無言孔子欲無言
而子貢曰何述孔子言吾道一貫而曾子曰唯
先生以曾子待天下學者而子貢夫杲也於乎
天下學者安得不思所以爲曾子哉書成棠君
以序屬杲廼不敢自弃僭書於此固亦非得已
者

送潘應昌提學山東序

河出龍馬洛出龜書天地之秘泄矣而伏
禹之後惟邵康節得之光風霽月魚躍鳶飛
之妙形矣而仲尼顏子之後惟濂溪二程朱
庵得之國風雅頌刪自仲尼人之善惡著矣而
三百篇之後惟杜甫李白陳后山黃山谷得之
雲行雨施山峙川流天地之文著矣而典謨訓
誥之後惟班固馬遷韓愈蘇軾得之夫楚人得
弓楚人失弓得可失可然何用於得哉蓋天地
吾也吾天地也圖書吾之陰陽性理吾之旨趣
詩吾性情文吾威儀苟陰陽不知吾斯泊已性

理不明吾斯懵已情性不達吾斯滯已威儀不
肅吾斯鄙已於乎其可以不知得哉然古今完
器造物所忌而得亦有不可易者康節講易伊
川謂其好聽而朱子又有與聖門不同之說蓋
康節得易之數而易之理不得也朱子謂子美
夔州已後之詩自出規模橫逆已甚李杜陳黃
得詩之辭而詩之理不得也先儒又謂六經已
後無文蓋班馬韓蘇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
也惟周程張朱之學可以無間然孔子自以爲
不試故藝而子貢又謂孔子天縱將聖又多能

也是則康節之數子美之詩太史公之文又豈
足爲吾道君子之累哉余嘗考夫數千百年之
間學程朱之學有康節之數有李杜陳黃之詩
又有班馬韓蘇之文吾友應昌先生不可辭也
先生與余爲同年進士釋褐之初余識其人於
衆人之中觀其風神聽其議論已有天馬行空
之想其後北轅南楫與先生不相見者十年而
先生倚霞結屋其養愈高其學愈富而今其官
大理也則充斥橫發欲遏難止而新詩健筆雄
文大手蓋已震蕩出沒於玄濛間矣余得而讀

之若示以杜權若示以杜德機者其反却而走
不知其幾也遠乎即而親之考其所存則居然
陳邵之所與徒而類乎周程張朱之終與歸而
先生之器完矣夫先生之器豈獨自完而不完
於天地者哉莊子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至
矣蓋必有主張乎是而為之者不偶然也何則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人文則盛於
午未離明之時而今正午矣豈無一人以當其
時乎我 國家

列聖相承仁漸義洽涵養百年人才之出莫盛
於此豈無一人以當其盛乎然古之人非無以
當其盛者而容有不及其時非無及其時者而
容有不當其盛此所以不能無容議其間而先
生不可及矣先生今年用薦者擢山東按察提
學僉事先生之學有本有末而山東鄒魯之地
孔孟之鄉其餘波殘馥猶有存者先生以其道
教其人而又以是數者兼舉而並行則今日之
杏壇未必非古杏壇也今日之顏曾未必非古
顏曾也收南豐之瓣香續仲尼之正脉余敢不
於先生今日有望哉先生行其門下士某求言

以贈然昔蘇子瞻謂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
衆人疑焉嗟乎余之於先生其言大矣安得有
如蘇子瞻者與之以論此哉

壽六合鄭閣菴六十序

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壽人以百爲壽此
定數也天地人之壽雖有一定之數然人則有
與天地同者又不可以數論也何歟天地有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而人則有心膽脾腎肺肝膀
胱天地有雲雷霧雨而人則有吹噴噓呵天地
有陰陽五行而人則有健順五常天主用聖人

亦主乎用天主體聖人亦主乎體天地一人也
人一天地也天地何異於人哉人亦何異於天
地哉天地不異於人而衆人不知故不能養浩
然之氣以塞乎天地聖人知之故能上識天時
下盡地理中盡物情而通照乎人事是以太極
以之而在弄造化以之而出入古今以之而進
退人物以之而表裏心天心言天言行天行矣
聖人既與天地無異則其壽也豈異於天地哉
故上而堯舜禹湯文武下而周公孔子周程張
朱其壽雖各止於百歲其道之行於當時傳於

後世則亘古今而無窮歷萬世而無間天地之
壽十二萬九千六百聖人之壽亦十二萬九千
六百矣聖人之壽果十二萬九千六百哉邵子
曰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舍天地將奚之焉
是知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天地之壽即聖人
之壽道之所在者壽之所在也世之人以俗眼
觀壽者以壽為壽以道眼觀壽者道其壽矣嗟
乎人可以不知道哉六合鄭聞菴先生壽六十
風流強健耳聰目明髮漆墨齒牙無一搖脫先
生以進士主事刑部養高林下二十年矣先生
殆亦知所養也使或不然二十年林下亦奚事
哉古之人以虛生為夢夢夢者易乎其所養然
養亦未易其不易也先生於此果能道其所壽
若朱子所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則道之
在我者亦無不盡而吾之上位乎天下位乎地
而中位乎兩間者亦將無所愧怍而夢夢者亦
可一噴而醒矣是其壽雖以百而其道不以萬
哉武德蔡揮使某者先生乘龍壻也一日以先
生初度之辰求言為壽某野人耕于定山此道
之外無可務者遂因其請也與之言道

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陝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為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為先生重迂者豈足為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為狂輒以為恠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乎先生曰言之吾請致之

當有抑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為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

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
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
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
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
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
極好朝廷若屢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
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
何哉豈以科舉為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
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
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

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
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為人者道也所恃以參
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
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
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
知科第為榮人爵為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
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鼓動一時自童
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
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
橫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

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
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
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
慮廢也利達絕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
平時不得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
一文卷便識為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
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贈鄉進士陳孔章序

天之生人未嘗不待之以為豪傑而人不能以
豪傑自待者負乎天也豈天過哉故古之人知
天之所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聖顏曾思孟以
賢周程張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載不傳之統
蓋汲汲然也後世科舉之學行天下之人始不
知所謂豪傑矣故凡領薦一鄉登名一第率曰
此豪傑也而人皆以豪傑自負幸而出一頭地
得魁一省魁禮部又幸而得魁

廷對則又莫不以為豪傑中之豪傑也夫魁廷
對者謂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顯者以殿
元為豪傑則王曾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
乎陳文龍殿元已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由是

觀之則科第未嘗無豪傑然不足以恃為豪傑也
也使得恃以為豪傑則凡抽青驪白而駢為四
六者皆可以參夫兩間講承破結而工為時文
者皆可以指為聖賢掇青拾紫而儋人圭爵者
皆可以貫乎古今而萬物皆備於我之身皆可
以視血氣之軀而周程孔孟所謂盡心知性之
說鳶飛魚躍之妙皆可以目為老生迂闊之談
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之
自待亦應不如是其薄予少也學夫科舉固嘗
以豪傑自負既而竊登一第稍知所趨則俗學
卑陋悞我歲年蓋已過半雖欲改弦易轍而身
種種則已不可及矣每誦古人俗學已知回首
晚之句未嘗不為之撫心大痛也予每告夫吾
弟晏者使知所猛省庶幾不蹈吾老悖之故轍
也鄉進士陳君孔章上計春官往來省其父江
浦予每見之學宮英年白晢何所不至請予一
言予恐不以告吾弟者告哉於其行也書以贈
之陳君將亦知所以為豪傑也

壽蔣母序

金陵謝汝申過余活水請言以為其岳母壽余

辭汝申曰吾何敢以婦人辱先生教也得一言
之笈以為蔣氏光足矣吾聞有善非婦人有
惡非婦人也吾岳母婦人也壽之有善矣吾豈
敢畏影而走乎日中哉當亦有所在也余曰道
不易言果若是則名重而實輕文字重而道輕
矣子亦知所謂道乎道不外乎太極太極一陰
陽也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萬物也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判而陰陽分矣陰陽分而
五行布矣五行布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萬
物生矣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故伏羲以八

卦為乾坤為坎離為艮巽為震兌而文王以乾
為父以坤為母以震為長男以巽為長女坎為
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而邵子以
無極之前為陰函陽有象之後為陽分陰陽為
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而
洛書之合於先天八卦數圖又以乾坤生於老
陽之九四坎離生於少陰之三八巽震生於少
陽之二七艮乾生於老陽之一六是又未嘗生
於陰陽男女之外也周濂溪作太極圖說謂聖
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蓋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寂然不動果何物乎所謂無極之前陰函陽者
在矣坤為母之妙存矣而坤為母不根於太極
之靜乎易風火家人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男
女正天地之義也又曰父父子子兄弟第夫
夫婦夫婦正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婦亦可以少乎婦不可少者非杜撰得出也易
太極也不然則男之為堯為舜為禹湯為文武
為孔孟為周程張邵為紫陽朱子者可以為
為賢而女之為媯汭二女為太任為太妙為

氏為紀叔姬為公父文伯母為衛共伯妻為曹
大家舉不足言矣而詩所謂文王嘉止大邦有
子舉不足信矣易太極果若是哉有善非婦人
也有惡非婦人也特以坤為至靜資生萬物乃
順承天婦人從夫不可以有為者豈言婦人不
足論哉母之善余不知而太極予則知也由是
觀之則坤為母者道之根也太極之妙也造化
之原也以文字求且為斯道之糟粕而况以重
乎文字者哉余言至此汝申不覺以首至手曰
先生之言易矣皇極經世矣箕子之疇矣其何

足以知此哉。廼以史癡壽圖諸大方家壽軸請予書其上。特以壽母而母庶幾其有言曰仁義中正而主靜者。雖吾婦人亦不能無分也。

贈禪老清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

釋清上人以相術居京師。京師之人欲求知所謂富貴窮達者。未嘗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輒應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滿天下。雖余之駮魯退處深山窮谷。無所事於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陽尚廷臣曰。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師四十年。衣未嘗識華食未嘗識飽。顧嘗閉閣靜坐。脇不及席。足不及戶。外尋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謂明心見性者。亘五六十年。不倦寂寞。苦空無所不至。人皆謂上人與公貴人交。可以富貴自處。而乃如是何也。豈所謂惡逸而好煩者哉。上人曰。不然。農執耒耜出粟以供上。工作貨器以供國家。用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異於人哉。吾得世之所謂淡修者。去其勞而取其逸。蓋亦幸也。苟於吾業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豈不愧於彼哉。上人以為道雖勤而其心則又甚公。

以恕非若他之學佛者膠固而不通也故每語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爲道者曰老曰釋曰儒儒者常非釋老而釋老二氏又常自以爲是不少屈每與之相抗相詆訾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嘗讀儒者之書有曰無極而太極與吾之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似矣讀書不如靜坐與吾之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吾之所謂真空絕相事事無礙者似矣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謂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豈將儒者之說謬哉不然必有所見也人之道惟其中以爲是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則以爲是而從吾之道吾之道果非也吾則以爲非而從儒之道非從吾與儒也從道也吾知從道而已夫庸知其吾與儒哉苟曰吾業專矣吾道勤矣而執之者非所以爲道也至於與王公貴人交也則亦不徒與之貧賤富貴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某廉某忠某貪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嘗不洞見其肺肝也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余曰古之人謂靜能照物而上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靜以爲之主也

使或不然而上人之相僧繇之畫也高閑懷素
之草書也夫豈所謂道哉而今也謂上人爲僧
繇高閑懷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今年以高行得
領天下僧錄左覺義事廷臣與上人爲方外交
偕其戚曹某者求言以贈夫一覺義豈足以輕
重上人哉釋之道以爲天地萬物爲空而視吾
身爲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煩上人聽也而
乃迷廷臣之語余者如此且質諸上人嘗有是
言否哉遂爲之序

友山詩序

天地一我也萬物一體也天下古今知者誰
子思知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
子知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周濂溪知之故曰
窓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朱子知之故曰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數聖賢者何以知哉見
道真也見之真故心與道一自不知其天地萬
物之爲我而我爲天地萬物也陶淵明不知固
嘗曰采菊東籬下悠見南山矣夫可見者誰之
山乎韓退之不知固嘗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時
所釣遊矣夫可釣遊者誰之丘水乎嗟乎天下

耳目安可盡塗固自不能無具眼者也友山其亦知所以為山者哉其亦知吾聖賢之所見者哉友山以吾聖賢之所見觀之尚隔一關矣天地萬物之中而曰無山亦不可是山者不可謂非吾一體之物也山可謂之友哉友山未必無所見也人但病夫見未真耳友山見果真見則萬紫千紅再來朱子溪聲山色又一東坡苟或不然而徒影響形似優孟叔敖亦奚以哉雖然人人有分箇箇圓成友山安得謂我獨無分也友山居南海茶園吾見南海有茂儒焉具子思

五千之道濂溪晦翁之學友山歸而以是所當必得以吾子奉之上下以求吾道之真以求不愧於古聖賢者殆亦可矣子毋徒以為東家丘也友山詩成帙委其引於余余固嘗為友山拈一詩也人皆以為宋頭巾不可甚解遂敢申其說以為之引

送陳直夫先生序

余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陳白沙之大羅一峰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之欽妻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

之浩沈仲律之温黃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
余所不敢望而及者余皆取以爲友是十人者
不以余爲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想而直夫與
余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
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余者無一不盡而余亦
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余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
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余聚散不常而
直夫亦十年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
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
應昌出而僉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能不爲
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
言別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別於
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略盡凡所箴規余
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蓋加直矣直夫因自
謂去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
直爲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辯者於乎
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
不以爲恠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譬之夏
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
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爲法直夫之奇其殆

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
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寬恕為
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
坦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
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
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
攻之旗累仆累踣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
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
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凰
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吾固知其非

淵明道之比也直夫於此當何如哉賓之贈
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為誰開事忌於名
近身寧與世猜鸞鳳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
將安作煩君次第裁蓋將進直夫於聖賢廣大
之中而望其剗削乎崎嶇稜層之地故耳故余
於直夫之行亦以是為言非以孟子伊川為非
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生之請將主白鹿
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余與賓之為不敢
誑

羅鶴子應字序

江東羅鶴既冠求予字余字之曰子應鶴曰鶴
何以爲有應哉余曰雲從龍風從虎應也水就
濕火就燥應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應也故
君子居其家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夫其所以應與違者
其故何哉蓋亦氣類之相感者也夫其氣類之
相感者豈徒感哉以一人之心而通乎千萬人
之心也以一世之心而通乎千萬世之心也惟
其心之同也是以曰朱先生安在曰中國已相
司焉天地間之相應者豈止千里之外哉

伏之遠無不應矣曰禾盡偃大風拔木曰郊焉
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雖大而天地幽而鬼
神無不應矣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曰鳥獸魚
鼈罔不咸若雖微而草木鳥獸無不應矣夫君
子之道自微而至著自近而至遠自涓滴而至
於爲海自一言一行之微而至其極也乃至於
夷狄之應天地之應鬼神之應草木鳥獸之應
如此果何謂哉所謂修己以安百姓是已所謂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已所謂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已是其

應者聖賢之學問周公孔子之能事也嗚呼人
非周孔何學鶴其可以不知其所以為應哉鶴
曰有是遂書以為羅鶴子應字序

湖上青山詩序

湖上青山者何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自題
其墓也湖上青山詩者何公自題其墓諸大夫
士為公作也諸大夫士為公作者何以公湖上
青山之事為奇而公之死不失其正也死不失
其正者何夫死生晝夜然死亦人之大是以古
之死亦固有不同焉者未易論也而惟不失其

正為至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子路於
孔悝之難又必結纓而後死莊周列禦寇之死
不然而以死為决疣潰癰劉伶使人荷鍤隨曰
死便埋我而荆軻聶政又皆以慷慨激烈而身
死夫孔曾季路之死以道聖賢死也莊周劉伶
之死以誕曠達死也荆軻聶政之死以憤豪俠
死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古之死不一惟聖賢得其正也
林和靖臨終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又曰茂陵

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其死雖未足以
語聖賢然觀其詩則於司馬相如之死已過萬
矣公愛和靖故其死也擇地鑑湖偃卧其上朗
吟和靖詩呼其子鑰之曰吾死葬於此以湖上
青山題吾墓明年公死葬焉其事類曠達而其
志和靖則亦可謂不失其正也夫聖賢者人之
成法公之死不失其正乃不於此而於和靖者
何公豈無所見哉和靖隱者也隱者之跡長晦
而聖賢之名常不可掩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
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其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子不識公與和靖不知同否今以其子提學
考之知其父公以和靖自退托也孔明自比管
樂孔子自同丘明竊比於我老彭後世實則不
至而有侈心焉者非公謂也公廉於名太僕文
公以詩引見屬者何廉於名者公之心思公德
或淡而無所彰者提學人子事也人子不忍死
其親之心豈有窮已然汲汲以成人之善使有
規於後世者亦予分所不敢辭也而予者何定
山居士莊某也

壽開化汪處士七十序

古今一大旦暮也天地一大傳舍也人物一大
浮漚也何為壽何為而不壽哉人有以為壽者
自觀者小而不知其大也不知其大十二萬九
千六百惡乎其不以為大乾開坤闔陽動陰靜
惡乎其不以為久盈天地間齒髮爪牙水火土
石動植飛走惡乎其不以為繁然人但知一元
十二會以為大而不知元會為古今者亦有時
而窮盡也人但知陰陽動靜乾坤開闔以為久
而不知造化往來為天地者亦有時成壞也人
又但知平生生長長揔揔林林以為繁而不

凡有所生者亦有時生死也嗟乎果真可以為
大為久為繁者哉知其不可以為大為久為繁
者故所觀者自不容於不大也邵子曰道為天
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
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以為萬物是
其所以為大者無有出乎道也而道則何所為
哉是故古今有先後而道則無先後也天地有
成壞而道則無成壞也人物有生死而道則無
生死也惟其無先後也故貞而元元而貞而古
今無窮盡矣惟其無成壞也故成而壞壞而成

而天地無盡藏矣惟其無生死也故生而死死
而生而人物無停息矣是以知其大而所觀者
大也故凡所以短古今為一時小天地為一粟
薄人物為微塵者非自夸大也亦無非以道為
天地之本有是道則有是天地有是天地則有
是人物有是人物則有是古今也夫古今天地
且然人物且然而况為壽為不壽哉今年夏鄉
進士開化汪君金恩以其父處士壽七十走自
成均過定山求予一言以為壽且謂處士讀書
好學汲汲於愛人之仁謂仁之施於人者惟醫

術遠故於醫學為最精夫道雖以生乎天地萬
物為大然道亦未有過乎仁者而仁亦豈有過
乎愛人者哉以天地萬物觀之先儒謂天地以
生物為仁人以愛人為仁至於植物之微亦各
以核所藏以生者為仁而謂仁非道不可處士
於道亦未必無少見也余蒙昧之人道雖未有
所得然以其請也則又惡敢以已而負乎人哉
故於處士之壽不以壽而以道

貞菴詩序

天地有大間架有大樞幹有大疑惑有大間架

有大樞幹可以至矣然亦有大疑惑者何哉夫
大之極者疑之極也疑之極也故舉天下之大
者皆可以而為一大疑團子矣是故天地之間
架莫大於易而易之樞幹莫大於貞易始於元
而成乎貞成乎貞而又起乎元是易之元亨利
貞者時之春夏秋冬也經之易書詩禮也世之
皇帝王伯也人之耳目口鼻形體情性而物之
飛走動植也此豈細事也哉是貞者天地陰陽
之妙義文周孔之傳周程陳邵之學天地之間
凡言大者豈有過於此哉天地之為大者如此

大何大而箕簪鬢鬢之流謂之媵人乃得以
而名以貞而居而世之吟詠嘲笑者又得以風
花梧月其妙而牛鬼蛇神其恠疊疊焉惟恐有
一之或後此其為疑也夫豈小哉疑不小也而
解之者亦可小哉易曰夫子制義婦人從一丈
夫有此易也而婦人無此易乎太極圖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丈夫有此太極也而婦人無此
太極乎易又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男女正而
天地之義也丈夫有此天地之義也而婦人無
此天地之義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謂之三綱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常無一不可婦人豈得
謂無分哉新塗周某為其母求貞菴詩序周母
貞矣余於綱常之大得無解乎遂書以為貞菴
詩序周某觀之乃驚起而謝曰疑團子今日打
破也

為余生謝程醫序

蜀有余生者學醫於新安程文炳先生既三年
其尊甫僉憲公有今陝西之命生侍行明年乃
持幣帛走數千里謝先生於新安且詣定山求

一言予之言豈足為先生謝哉予以先父母故
識先生於南京往來十五年如一日先生之醫
予知之予非徒知先生醫雖先生之心予亦深
知之矣先生之醫主李東垣朱彥修至於河間
戴人之論若不足以屑者豈河間戴人不可以
為醫哉搴旗斬將之能雖足以快於一時終不
若補養元氣者之可以萬全而無失而先生之
醫王道之醫也先生之心長厚仁愛不問富貧
病有所急雖萬金良藥不以貧者而靳病有所
緩雖牛溲馬勃不以富者而遺而先生之心王

道之心也昔有生從風角於改醫者既歸醫為
合膏封簡書曰有急發之生至改萌爭渡吏搥
從者破頭乃開封曰到改萌與吏破頭者以此
膏封之其人乃還卒業夫以改醫觀之則先生
之醫若未可以盡得者醫且不可盡得而况可
以盡得其心哉古之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先
生以良相不可易得而良醫可以易行於是擇
其易者而行之故先生之心與醫皆汲汲王道
者堯舜君民之心也良醫之具也生思所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者何事哉先生之心不可以盡

得也世之人有從師以學言下頓悟遽有所得
者皆是生之從先生非一日矣豈無所得哉然
知弟子者莫如師生果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
之果不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之知其無所得
也必當以改醫合膏之事警之以卒其業不可
聽其去也知其有所得也又當使之以致其謹
謂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苟有一毫不謹則
其費人也豈有窮哉是生之得與否者又皆在
乎先生也使生於此果真有所得而又能致其
謹焉先生之道可以南矣先生之衣鉢有所托

矣先生之心必無不樂而生之謝先生者亦無不至生苟不知出此而徒欲致區區於幣帛文字以為謝者豈先生之心哉予與僉憲公為同年於生為父執誼不可辭遂書以告且致鄙意於先生者亦不敢負忠告於所知也

壽朱處士七十序

往年余讀杜子美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未嘗不嘆浮生短世光景飄忽而謂長生術不可以不學及觀朱晦翁感寓詩有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以近所謂

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則又以為人之所不可一日不正而神仙家之說雖學無益也二者將安取衷哉一日余坐卧林偶得程伊川語錄讀至所謂節飲食寡嗜欲定心氣三者余乃大悟曰飲食不節則饑飽失宜而有內戕之患嗜欲不寡則邪僻日生而有自賊之虞心氣不定則靈臺以昏天光不發而吾之主人翁常不敢望其惺惺而百體無一從吾令矣是知三者豈特為養生之要而人之為學而凡所以為聖為賢思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者亦無以加於此

也故余每以自持每以告人未嘗舍是而他有所適但余以駸魯之質而又加以懶惰無定不自鞭策言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無少間斷每自念及則又未嘗不爲之盡然內傷惕然汗出浹背也清江朱處士彥清年七十筋力強健耳聰目明若四五十人人有問者處士曰吾鄙人豈有他哉吾但能安於田里與人無鬪格無爭訟意外之虞不一擾於吾心朝夕食一蔬一飯寢處一室此外泊然無有也余聞之以爲有會予心有得於伊川氏所謂三者之說每欲往造其廬而有請焉但予深山野人麋鹿踪跡乃城市略相柄鑿而走未遑暇也今秋客有毛雲翰者詣予求言以壽處士余遂以雲翰故有及於此且有請焉處士倘不鄙余大帽長衫坐我活水有以話及余於處士亦不敢少恡何如何如

壽謝母序

石居子以書告於杲曰吾友昌母壽敢請一言以壽杲曰惡壽石居子曰壽其壽亦不罔其壽杲曰乃若茲壽彼可壽此亦可壽約途之人也

曰吾欲以是壽亦罔不壽而况乎請以子哉况
乎出於其杲者哉石居子曰子有以壽敢請其
壽杲曰天下之物無所終亦無所始有所始者
自始不始其始有所終者自終不終其終是以
聖人一始終齊壽夭等萬物同古今壽不壽其
壽夭不夭其夭不醜其窮亦不榮其達不雄其
成亦不毀其不成悅乎其相忘沛乎其不拘也
澹乎其無悅也種種乎其無所與有爲也以天
爲徒而訢不入不禦儵然而來忽然而去而已
爾故其在太始也不以爲崇在魚躍之下不以
爲深先宇宙生不以久長是以古人亦有之以
挈天地得之以襲氣母得之以騎日月處玄宮
得之以坐少廣莫知其先莫知其後得之以上
及姚姒下逮五伯得之以乘東維騎箕尾而自
比於列宿者壽不然而忘意乎壽吾見負山以
蚊馭陸以舟而尚曰求其幾幾者不已艱哉石
居子曰果若茲也殆可與之以入無極之門遊
無何有之鄉與日月參與天地爲常人其盡矣
而我獨存者乎壽之大者莫過於此請書以歸
景昌以壽其母

